

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

FAN JIYAN
YUYANXUE
LUNWENJI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FAN JIYAN YUYANXUE LUNWENJI

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FAN JIYAN YUYANXUE LUNWENJI

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

*

YUWEN CHUBANSHE CHUBAN

语文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 12 1/4印张 300千字

1986年9月第1版 1986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9240·038 定价：2.40元

出版说明

范继淹同志是一位学术上有成就的中年语言学家，一生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人机对话的研究，1985年不幸逝世。现将其遗作编成《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出版，作为对作者的纪念。本书是在吕叔湘先生指导下编成的，共收论文19篇，包括词典编写理论、重庆方言研究、语言信息等方面的文章，为数较多的是现代汉语的研究论文。本书资料丰富，研究方法严密，论述精当，语言研究和教学工作者可资参考，亦可供学习现代汉语的人阅读。

编者

序

1956年春季有一天，文化部翻译室的吴均燮同志来看我，说是他们那里有一位范继淹同志希望到语言研究所来工作，我就请他约继淹同志来面谈。不久我们就见面了。我记得那天除彼此介绍情况之外，主要谈语法问题，其中继淹同志谈得最多的是关于偏正结构中间用不用“的”字的问题。当时关于这个问题已经发表过好些篇文章，主要都是从修辞的角度来谈，继淹同志却认为首先应该从语法方面来考虑，“的”字的有无影响这个结构的两部分能否扩展（这个意思他后来写成《形名组合间“的”字的语法作用》）。这无异在闷热的天气吹过一阵清风。就这样，这一次谈话决定了继淹同志在语言研究所工作三十年。

继淹同志工作的勤奋，待人的热情，认识他的人都留有深刻的印象。我觉得继淹同志做学问有三点叫人钦佩。第一，继淹同志有数学头脑。上面提到的关于偏正结构中间“的”字的文章以及后来谈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问题等文章都显示他这一特点。第二，继淹同志对新事物很敏感。七十年代后期他转移方向研究人机对话，不了解他的人感觉突然，可是只要认真读过他过去发表过的文章，就会觉得这决不是偶然。第三，继淹同志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他开始人机对话的研究的时候，已经患白血病有好几年了。可是他不把它放在心上，一面定时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家服药，一面一个劲儿的干，忘却自己患有不治之症。

现在我们把继淹同志的著作编成集子出版，不仅仅是为了留个纪念，也是鼓励后来的人继承他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奋勇前进。

吕叔湘

1986年4月22日

目 录

形名组合间“的”字的语法作用·····	(1)
编写现代本民族标准语词典的几个理论问题·····	(15)
“很”+ 动词结构·····	(27)
重庆方言名词的重叠和儿化·····	(32)
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	(38)
再谈动词结构前加程度修饰·····	(94)
语言的信息·····	(98)
重庆方言“下”字的分化·····	(113)
“的”字短语代替名词的语义规则·····	(123)
谈谈层次分析法·····	(130)
句法、语义浅谈·····	(136)
论介词短语“在+处所”·····	(162)
是非问句的句法形式·····	(190)
人机对话和文字改革·····	(206)
汉语语法结构的层次分析问题·····	(211)
多项 NP 句·····	(239)
汉语句段结构·····	(252)
无定 NP 主语句·····	(271)
人机对话系列讲座·····	(287)
附录译文	
一、语法描写的两种模型 (Charles F·Hockett 原著) ·····	(309)
二、语言的各种单位及其关系(同上)·····	(348)

形名组合间“的”字的语法作用

—

形名组合指的是形容词性成分^①修饰名词性成分的组合，这种组合有时候中间带“的”字，有时候不带。“形·名”和“形·的·名”这两种结构究竟有些甚么区别，其中“的”字究竟具有怎样的作用，至今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般语法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不外以下三个方面：^②

1) 从习惯上解释：认为熟语（结合得紧的）就不用“的”字，例如“水红绸子”；非熟语（结合得松的）就要用“的”字，例如“渺茫的歌声”。

这种解释虽然嫌抽象一些，但也的确有些道理。“聪明人”通常不带“的”字，“勇敢的人”却非带“的”字不可，这种现象除了用“熟语”和“非熟语”来说明以外，很难找到别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却无法说明何以“熟语”本身有时候也带上“的”字，“青山”跟“青的山”并存，“水红绸子”并不排斥“水红的绸子”。我们说，“聪明人”是熟语，所以不带“的”字，那么“聪明的人”算什么呢？“新方法～新的方法”，“幸福生活～幸福的生活”…诸如此类的是熟语呢，还是非熟语？同一个形名组合，有时候带“的”字，有时候不带，不能说它有时是熟语，有时是非熟语。同一个熟语，在甚么时候带“的”字，甚么时候不带呢？在现代汉语里这样的形名组合极多。

2) 从意义上解释：认为用“的”字和不用“的”字在意义上

彼此不同，即“的”字有区别意义的作用。例如：“黑鹅”是某种事物的称谓，“黑的鹅”是强调事物所具有的性状特征。

这种解释也不无道理，绝不能说“黑的鹅”是单纯的事物称谓。但是从意义上来判断就牵涉到逻辑概念，往往会纠缠不清。“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究竟是强调“刀子”的性状呢，还是指称“白刀子”，“红刀子”这两件先后不同的事物呢？恐怕很难说清楚。

3) 从音节数目上解释：认为形名组合中音节数目的某种配搭不用“的”字，例如单音节跟单音节配搭（蓝天）；某种配搭多用“的”字，例如双音节跟单音节配搭（蔚蓝的天），即“的”字有调剂音节的作用。

这种解释看来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如果多收集一些材料，就会发现音节的数目并不足以决定“的”字的有无。因为在各种音节数目的配搭关系中都可以找到“形·名”结构和“形·的·名”结构同时并存。例如：

单音节跟单音节配搭：青山～青的山，白纸～白的纸，新鞋～新的鞋，好书～好的书，等等。

单音节跟双音节配搭：黑头发～黑的头发，好东西～好的东西，新方法～新的方法，大错误～大的错误，等等。

单音节跟三音节配搭：新洋铁壶～新的洋铁壶，大糖葫芦～大的糖葫芦，红玫瑰花～红的玫瑰花，短皮大衣～短的皮大衣，等等。

单音节跟四音节配搭：新办公大楼～新的办公大楼，大玻璃书柜～大的玻璃书柜，长红木桌子～长的红木桌子，小丝棉紧身～小的丝棉紧身，等等。

双音节跟单音节配搭：老实话～老实的话，新鲜肉～新鲜的肉，正经事～正经的事，普通人～普通的人，等等。

双音节跟双音节配搭：新鲜空气～新鲜的空气，紧急任务～

紧急的任务，幸福生活～幸福的生活，普通朋友～普通的朋友。

双音节跟三音节配搭：新鲜鹌鹑蛋～新鲜的鹌鹑蛋，普通中国人～普通的中国人，简单操作法～简单的操作法，乳白电灯泡～乳白的电灯泡，等等。

双音节跟四音节配搭：普通工作人员～普通的工作人员，广大人民群众～广大的人民群众，详细经过情形～详细的经过情形，等等。

不可否认，某几种音节数目配搭起来时带“的”字的结构要多些，某几种音节数目配搭起来时带“的”字的结构要少些，但是我们觉得，除非数量有极大的悬殊（多到足以概括全面，少到可以置之不论），否则量的多少不大能够说明问题。而且数量的多少恐怕也未必就决定于音节的数目，还牵涉到意义配合的可能性。

以上是对一般说法所提出的一点意见。实在说来，讨论形名组合间“的”字的有无，包含着两个问题：

1. “形·名”结构和“形·的·名”结构有没有区别？有甚么区别？

2. 在甚么情况下出现“形·名”结构，甚么情况下出现“形·的·名”结构？

上述三种说法都是企图解答第二个问题，即讨论“的”字的“该用”或“不该用”，“可用”或“不可用”。但是这个问题目前恐怕还很难找到圆满的答案。

本文只企图解答第一个问题，不讨论第二个问题，即只是平面地比较描写“形·名”结构和“形·的·名”结构在语法上的区别，从而考察“的”字在形名组合间的语法作用。因为我们觉得，即使要讨论第二个问题，恐怕也需要在解决了第一个问题之后才有可能。

本文所要加以比较描写的只是形名组合的两种结构形式，因

此在整理材料的时候就把凡是带“的”字的一律归为一类，不带“的”字的一律另归一类，不管其中哪些组合本身只有一种结构形式，哪些组合本身就有两种结构形式。在分析比较的时候，“青山”固然可以跟“青的山”比较，也可以跟“新的书”，“老实的话”，“好的东西”，“温柔的姑娘”…比较，不论彼此的音节数目是否相等，形容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是否相同。

二

现在就来比较描写形名组合的两种结构形式。为了简便和节省篇幅，尽量用符号和公式表达，减少文字叙述。

设：A = 形容词性成分 N = 名词性成分

d = “的”字

则：AdN = 带“的”字的形名组合，例如：

青的山 好的东西 糊涂的话 幸福的生活

AN = 不带“的”字的形名组合，例如：

青山 好东西 糊涂话 幸福生活

AdN 和 AN 在句子里的各种结构关系有许多区别，分述如下：

一、单项式：

1) AdN 里的 A 可代以 XA，构成 (XA)dN 式 (X = 其他成分，这里是：程度副词，指代副词，否定副词)；也就是说，A 可以受别的成分修饰。例如：

[舍选.17] 感情到了 最 热 的 时 候 是 会 最 冷 的。

[丁选.60] 这本是 很 平 常 的 事，没有甚么稀奇。

[周.报.18] 我们反对修正主义就有 更 重 要 的 意 义。

[独选.50] 你看看我们这样有什么 不 正 确 的 地 方 没有？

[舍.略.13] 这 么 大 的 人，拉上 那 么 美 的 车…

[独选.192] 我呀，我怎有 这 么 苦 的 命 呵！

[舍选.275]多么好的主人也还是主人，不能肩膀齐为弟兄。

[周.报.44]难道除了共产党以外，还有别的党派能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这样伟大的理想吗？

AN里的A不能代以XA，不能构成(XA)N式；也就是说A不受其他成分的修饰。例如没有“很平常事”，“这样伟大理想”之类的说法。③

2) AdN里的N可代以XN，构成Ad(XN)式(X=其他成分，这里是：数量词，指示代词)；也就是说，N可以受别的成分限制。例如：

旁的都记得，就是把要紧的一句话给忘了。

请你把红的那件毛衣递给我。

AN里的N不能代以XN，不能构成A(XN)式；也就是说，N不受其他成分的限制。例如没有“要紧一句话”，“红那件毛衣”之类的说法。

3) AdN里的A可代以A²，构成A²dN式；也就是说，A可以重叠。例如：

蓝蓝的天 大大的眼睛 老老实实的话

高高兴兴的样子

AN里的A不能代以A²，不能构成A²N式；也就是说，A不能重叠。例如没有“大大眼睛”，“老老实实话”之类的说法。④

4) 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下，AdN整个的结构可代以Ad，也就是说N可以省去。例如：

大的脸盆三块钱，小的两块。

旧的烟囱不要，要新的。

AN的整个结构不能代以A，也就是说N不能省去。例如没有“大脸盆三块钱，小两块”之类的说法。

5) AN可代入A'N'或A'dN'里的N',构成A'(AN)或A'd(AN)式;也就是说,AN可以再受别的形容词性成分修饰。

例如:

A'(AN)式:大灰狼 大黑马 小花猫 特别快车

A'd(AN)式:真的香花 真的毒草 孤苦伶仃的老小姐

AdN不能代入A'N'或A'dN'里的N',不能构成A'(AdN)或A'd(AdN)式;也就是说,AdN不能再受别的形容词性成分修饰。例如没有“大黑的马”,“小的红的花”之类的说法。

6) AN可代入A'N'里的A'或A''(A'N')里的A'',构成(AN)N'或(AN)(A'N')式;也就是说,AN可以修饰别的名词性成分或别的“形·名”结构。例如:

(AN)N'式:蓝布制服 圆脸胖子 大眼睛姑娘 聪明人想法

(AN)(A'N')式:圆脸大胖子 灰布短大衣 长毛小狗 黑漆旧衣柜

AdN不能代入A'N'里的A'或A''(A'N')里的A'',不能构成(AdN)N'或(AdN)(A'N')式;也就是说,AdN不能再修饰别的名词性成分或别的“形·名”结构。例如没有“圆的脸胖子”,“黑的漆旧衣柜”之类的说法。

二、多项式:

(1) A 单项, N 多项:

AdN 有两种结构形式:

1) 分析式: $AdN_1 + AdN_2 \cdots + AdN_n$ 例如:

[周.报.33]而旧的不平衡和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不平衡和新的矛盾。(n=2)

[人社.1957.7.23]这就是说,工人阶级必须用新的人、新的组织、新的方法来代替旧的国家机器。

($n = 3$)

2) 综合式: $Ad(N_1 + N_2 \cdots + N_n)$ 例如:

[周.报.1]我们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n = 2$)

[舍.骆.30]绿的田、树、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n = 3$)

[八大决议.6]为了发扬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除了国家必须实行正确的税收政策、粮食政策和物价政策以外, $\cdots$ ($n = 3$)

AN 只有一种结构形式,即分析式: $AN_1 + AN_2 \cdots + AN_n$ 例如:

[相选.32]那天是我们新办公大楼和新宿舍落成典礼, $\cdots$ ($n = 2$)

[人社.1957.4.13]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意见正确态度的人们和错误意见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 $\cdots$ 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n = 2$)

没有综合式,例如没有“正确意见和态度”之类的说法,而“新办公大楼和宿舍”这类结构之中“宿舍”并不是“新”的。

(2) A 多项, N 单项:

AdN 有三种结构形式:

1) 分析式: $A_1dN + A_2dN \cdots + A_ndN$ 例如:

[毛.内.26]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考验的时间。($n = 2$)

2) 半综合式: $(A_1d + A_2d \cdots A_nd)N$ 例如:

[人社.1957.7.18.]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一场艰苦的、复杂的斗争。($n = 2$)

[毛.内.27]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

的、丑的东西相比较的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
($n=3$)

3) 综合式: $(A_1 + A_2 \cdots + A_n)dN$ 例如:

[散选.81]栽种下了蛋黄和墨紫的地瓜花...($n=2$)

[散选.87]只有让这儿长满芳香、艳丽的花果才能和今天的新生活相称。($n=2$)

[丁选.18]是的,那都是些极真诚,极平常,极正当的话。($n=3$)

AN 只有一种结构形式,即分析式: $A_1N + A_2N \cdots + A_nN$ 例如:

[刘.报.62]在我们党内有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斗争...。($n=2$)

没有综合式,例如没有“艰苦复杂斗争”,“正确和错误思想”之类的说法。⑤

(3) A 多项, N 多项:

AdN 有两种结构形式:

1) 半综合式: $(A_1d + A_2d \cdots + A_nd)(N_1 + N_2 \cdots + N_n')$ 例如:

勤劳的、朴素的工人和农民。($n=2, n'=2$)

光荣的、强大的、英勇的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n=3, n'=2$)

2) 综合式: $(A_1 + A_2 \cdots + A_n)d(N_1 + N_2 \cdots + N_n')$ 例如:

勤劳、朴素的工人和农民。($n=2, n'=2$)

光荣、强大、英勇的苏联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n=3, n'=2$)

AN 没有以上的结构形式,例如没有“勤劳朴素工人和农民”之类的说法。

现在把上述各项列成如次页的简表。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AdN 和 AN 在语法上的区别是：

1. AdN 里的 A 可以受程度副词、指代副词、否定副词的修饰，AN 里的 A 不能受这类副词的修饰。

	AdN 的 结 构 形 式	AN 的结构形式
单 项 式	1. (XA)dN	——
	2. Ad(XN)	——
	3. A ² dN	——
	4. AdN—Ad	——
	5. ——	A'(AN), A'd(AN)
	6. ——	(AN)N', (AN)(A'N')
多 项 式	7. Ad(N ₁ + N ₂ …… + N _n)	——
	8. (A ₁ d + A ₂ d…… + A _n d)N	——
	(A ₁ + A ₂ …… + A _n)dN	——
	9. (A ₁ d + A ₂ d…… + A _n d)	——
	(N ₁ + N ₂ …… + N _n)	——
	(A ₁ + A ₂ …… + A _n)d (N ₁ + N ₂ …… + N _n)	——

注：AdN 和 AN 的多项分析式彼此相同，故未列入。

2. AdN 里的 N 可以受其他成分（数量词、指示代词）的限制，AN 里的 N 不能受其他成分的限制。

3. AdN 里的 A 可以重叠，AN 里的 A 不能重叠。

4. AdN 里的 N 可以省去，AN 里的 N 不能省去。

5. AdN 不受别的 A 或 Ad 修饰，也不能修饰别的 N 或 AN；AN 可以受别的 A 或 Ad 修饰，也可以修饰别的 N 或 AN。

6. AdN 的多项式能够加以综合（既有“分析式”又有“综

合式”），AN 的多项式不能加以综合（只有“分析式”没有“综合式”）。

由此可知：AN 在句子里永远连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彼此不能分离。AN 里的 A 和 N 不是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⑥不能在句子里分别活动，只能共同构成一个句法单位，这个句法单位具有跟单一的名词性成分相同的语法特点：不受程度副词、指代副词、否定副词的修饰，可以受别的形容词性成分修饰，可以修饰别的名词性成分或“形·名”结构。

AdN 在句子里不是一个整体，不一定永远连在一起，可以彼此分离。AdN 里的 Ad 和 N 是两个独立的句法单位。⑦

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形容词性成分修饰名词性成分依靠两种不同的语法手段，达到两种不同的语法效果。

1. 用词序作为语法手段（即不带“的”字）：形容词性成分和名词性成分结成一个紧密的“形·名”组合，构成一个整一的句法单位。其中的形容词性成分在句法关系上不再发生作用，造句时只需考虑整个组合所具备的名词性特点，不需要考虑形容词性成分本身有甚么特点。因此，从句法学的观点看来，“形·名”组合中的形容词性成分不是研究的对象，句法学所研究的是整个的组合，并且把它作为单一的名词性成分看待。

2. 用“的”字作为语法手段（即带“的”字）：形容词性成分借助于“的”字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足以影响结构关系的句法单位。“形·的·名”组合在句法关系上不是一个整体，而是两个不同的句法单位，造句时必需考虑组合之中的形容词性成分有些甚么语法特点。因此，“形·的·名”组合中的形容词性成分是句法学研究的对象。